

第二回

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

周惠王十年，徐、戎俱已臣服于齐。郑文公见齐势愈大，恐其侵伐，遣使请盟。乃复会宋、鲁、陈、郑四国之君，同盟于幽，天下莫不归心于齐。齐桓公归国，大设宴以劳群臣。酒至半酣，鲍叔牙执卮至桓公之前，满斟为寿。桓公曰：“乐哉，今日之饮！”鲍叔牙曰：“臣闻‘明主贤臣，虽乐不忘其忧。’臣愿君毋忘出奔，管仲毋忘槛囚，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之日。”桓公遽起离席再拜曰：“寡人与诸大夫，皆能毋忘，此齐国社稷无穷之福也！”是日极欢而散。

忽一日，报：“周王遣召伯廖来到。”桓公迎接入馆。召伯廖宣惠王之命，赐齐侯为方伯，修太公之职，得专征伐。因言：“卫朔援立子颓，助逆犯顺，朕怀之十年，迄今天讨未彰，烦伯舅为朕图之。”

惠王十一年，齐桓公亲率车徒伐卫。时卫惠公朔先薨，子赤立，已三年矣，是为懿公。懿公不问来由，率兵接战，大败而归，桓公乃直抵城下，宣扬王命，数其罪状。懿公曰：“然则先君之过，与寡人无与也。”乃使其长子开方，辇金帛五车，纳于齐军，求其讲和免罪。桓公曰：“先王之制，罪不及子孙，苟遵王命，寡人何多求于卫耶？”公子开方见齐国强盛，愿仕于齐。齐侯曰：“子乃卫侯长子，论次序当为国储，奈何舍南面之尊，而北面于寡人乎？”开方对曰：“明公乃天下之贤侯，倘得执鞭侍左右，荣幸已甚，岂不胜于为君？”桓公以开方为爱己，拜为大夫，宠之与竖貂、易牙等，齐人谓之“三贵”。开方复言卫侯少女之美，卫惠公先曾以女媵齐，此其妹也。桓公遣使纳币，求之为妾。卫懿公不敢辞却，即送卫姬至齐，齐侯纳之。因以长卫姬、少卫姬别之，姊妹俱有宠。髯翁有诗云：

卫侯罪案重如山，奉命如何取赂还？

漫说尊王申大义，到来功利在心间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晋国姬姓，侯爵。自周成王时，剪桐叶为珪，封其弟叔虞于此。传九世至穆侯。穆侯生二子，长曰仇，次曰成师。穆侯薨，子仇立，是为文侯。文侯薨，子昭侯立，畏其叔父桓叔之强，乃割曲沃以封之，谓之曲沃伯，改晋号曰翼，谓之二晋。昭侯立七年，大夫潘父弑之，而纳曲沃伯。翼人不受，杀潘父而立昭侯之弟平，是为孝侯。孝侯之八年，桓叔薨，子鲋立，是为曲沃庄伯。孝侯立十五年，庄伯伐翼，孝侯逆战大败，为庄伯所杀。翼人立其弟郤，是为鄂侯。鄂侯立二年，率兵伐曲沃，战败，出奔随国。子光嗣位，是为哀侯。哀侯之二年，庄伯薨，子称代立，是为曲沃武公。哀侯九年，武公率其将韩万、梁宏伐翼，哀侯逆战被杀。周桓王命卿士虢公林父立其弟缙，是为小子侯。小子侯立四年，武公复诱而杀之，遂并其国，定都于绛，仍号曰晋。悉取晋库藏宝器，辇入于周，献于釐王。釐王贪其赂，遂命称代以一军为晋侯。称代凡立三十九年，薨，子嵬诸立，是为晋献公。

献公忌桓、庄之族，虑其为患，大夫士蒍献计散其党，因诱而尽杀之，献公嘉其功，命为大司空。因使大城绛邑，规模极其壮丽，比于大国之都。先献公为世子时，娶贾姬为妃，久而无子。又娶犬戎主之侄女曰狐姬，生子曰重耳，小戎允姓之女，生子曰夷吾。当武公晚年，求妾于齐，齐桓公以宗女归之，是为齐姜。时武公已老，不能御女，齐姜年少而美，献公悦而烝之，与生一子，私寄养于申氏，因名申生。献公即位之年，贾姬已薨，遂立齐姜为夫人。时重耳已二十一岁矣，夷吾年亦长于申生。因申生是夫人之子，论嫡庶不论长幼，乃立申生为世子。以大夫杜原款为太傅，大夫里克为少傅，相与辅导世子。齐姜又生一女而卒。献公复纳贾姬之娣曰贾君，亦无子，因以齐姜所生之女，使贾君育之。

献公十五年，兴兵伐骊戎。骊戎乃请和，纳其二女于献公，长曰骊姬，次曰少姬。那骊姬生得貌比息妫，妖同妲己，智计千条，诡诈百出，在献公前，小忠小信，贡媚取怜。又时常参与政事，十言九中，所以献公宠爱无二，一饮一食，必与之俱。逾年，骊姬生一子，名曰奚齐；又逾年，少姬亦生一子，名曰卓子。献公既心惑骊姬，又喜其有子，遂忘齐姜一段恩情，欲立骊姬为夫人。使太卜郭偃以龟卜之，郭偃献兆，其繇曰：

“专之渝，攘公之瑜。一薰一莸，十年尚有臭。”

献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郭偃曰：“渝者，变也。意所专尚，心亦变乱，故曰‘专之渝’。攘，夺也。瑜，美也。心变则美恶倒置，故曰‘攘公之瑜’。草之香者曰薰，臭者曰莸。香不胜臭，秽气久而未消，故曰‘十年尚有臭’也。”献公

一心溺爱骊姬，不信其言，更命史苏筮之。得《观卦》之六二，爻词曰：“阒观利女贞。”献公曰：“居内观外，女子之正。吉孰大焉？”卜偃曰：“开辟以来，先有象，后有数。龟，象也。筮，尊也。从筮不如从龟。”史苏曰：“礼无二嫡，诸侯不再娶，所谓观也。继称夫人，何以为正？不正，何利之有？以《易》言之，亦未见吉。”献公曰：“若卜筮有定，尽鬼谋矣。”竟不听史苏、卜偃之言，择日告庙，立骊姬为夫人，少姬封为次妃。

史苏私谓大夫里克曰：“晋国将亡，奈何？”里克大惊，问曰：“亡晋者何人？”史苏曰：“其骊戎乎？”里克不解其说。史苏曰：“昔夏桀伐有施，有施人以女妹喜归之。桀宠妹喜，遂以亡夏。殷辛伐有苏，有苏氏以女妲己归之，纣宠妲己，遂以亡殷。周幽王伐有褒，有褒人以女褒姒归之，幽王宠褒姒，西周遂亡。今晋伐骊戎而获其女，又加宠焉，不亡得乎？”适太卜郭偃亦至，里克述史苏之言。郭偃曰：“晋乱而已，亡则未也。昔唐叔之封，卜曰：‘尹正诸夏，再造王国。’晋业方大，何亡之患？”里克曰：“若乱当在何时？”郭偃曰：“善恶之报，不出十年。十者，数之盈也。”里克识其言于简。

再说献公爱骊姬，欲立其子奚齐为嗣。一日，与骊姬言之，骊姬心中甚欲。只因申生已立做世子，无故更变，恐群臣不服，必然谏沮。又且重耳、夷吾，与申生相与友爱，三公子俱在左右，若说而不行，反被提防，岂不误事。乃跪而对曰：“太子之立，诸侯莫不闻，且贤而无罪，君必以妾母子之故，欲行废立，妾宁自杀！”献公以为真心，遂置不言。献公有嬖幸大夫二人，曰梁五、东关五，并与献公察听外事，挟宠弄权，晋人谓之“二五”。又有优人名施者，少年美姿，伶俐多智，能言快语，献公尤嬖之，出入宫禁，不知防范。骊姬遂与施私通，情好甚密，因告以心腹之事，谋离间三公子，徐为夺嗣之计。优施为之画策：“必须以封疆为名，使三公子远远出镇，然后可居中行事。然此事又必须外臣开口，方见忠谋。今‘二五’用事，夫人诚以金币结之，俾彼相与进言，则主公无不听矣。”骊姬乃出金帛付优施，使分送“二五”，优施先见梁五曰：“君夫人愿交欢于大夫，使施致不腆之敬。”梁五大惊曰：“君夫人何须于我？必有嘱也。子不言，吾必不受。”优施乃尽以骊姬之谋告之。梁五曰：“必得东关为助乃可。”施曰：“夫人亦有馈，如大夫也。”于是同诣东关五之门，三人做一处商议停当。

次日，梁五进言于献公曰：“曲沃始封之地，先君宗庙之所在也。蒲与屈，地近戎狄，边疆之要地也。此三邑者，不可无人以主之。宗邑无主，则民无畏威之心；边疆无主，则戎狄有窥伺之意。若使太子主曲沃，重耳、夷吾分

主蒲、屈，君居中制驭，此磐石之安矣。”献公曰：“世子出外可乎？”东关五曰：“太子，君之贰也，曲沃，国之贰也，非太子其谁居之？”献公曰：“曲沃则然矣。蒲、屈乃荒野之地，如何可守？”东关五又曰：“不城则为荒野，城之即为都邑。”二人又齐声赞美曰：“一朝而增二都，内可屏蔽封内，而外可开拓疆宇，晋自此益大矣！”献公信其言，使世子申生居曲沃，以主宗邑，太傅杜原款从行。使重耳居蒲，夷吾居屈，以主边疆。狐毛从重耳于蒲，吕飴甥从夷吾于屈。又使赵夙为太子城曲沃，比旧益加高广，谓之新城。使士芴监筑蒲、屈二城。士芴聚薪筑土，草草完事。或言：“恐不坚固。”士芴笑曰：“数年之后，此为仇敌，何以固为？”因赋诗曰：

狐裘龙茸，一国三公，吾谁适从？

狐裘，贵者之服，龙茸，乱貌。言贵者之多，喻嫡庶长幼无分别也。士芴预知骊姬必有夺嫡之谋，故为此语。申生与二公子，俱远居晋鄙，惟奚齐、卓子在君左右，骊姬益献媚取宠，以蛊献公之心。髯翁有诗云：

女色从来是祸根，骊姬宠爱献公昏。

空劳畚筑疆场远，不道干戈伏禁门。

时献公新作二军，自将上军。使世子申生将下军，率领大夫赵夙、毕万攻狄、霍、魏三国，灭之。以狄赐赵夙，魏赐毕万为采邑。太子功益高，骊姬忌之益甚，而谋愈深且毒矣。此事搁过一边。

却说楚熊、熊恽兄弟，虽同是文夫人所生，熊恽才智胜于其兄，为文夫人所爱，国人亦推服之。熊既嗣位，心忌其弟，每欲因事诛之，以绝后患。左右多有为熊恽周旋者，是以因循不决。熊怠于政事，专好游猎，在位三年，无所施設。熊恽嫌隙已成，私畜死士，乘其兄出猎，袭而杀之，以病薨告于文夫人。文夫人虽则心疑，不欲明白其事，遂使诸大夫拥立熊恽为君，是为成王。以熊未尝治国，不成为君，号为“堵敖”，不以王礼葬之。任其叔王子善为令尹，即子元也。子元自其兄文王之死，便有篡立之意，兼慕其嫂息妫，天下绝色，欲与私通。况熊、熊恽二子，年齿俱幼，自恃尊行，全不在眼。只畏大夫斗伯比正直无私，且多才智，故此不敢纵肆。至是，周惠王十一年，斗伯比病卒。子元意无忌惮，遂于王宫之旁，大筑馆舍，每日歌舞奏乐，欲以蛊惑文夫人之意。文夫人闻之，问侍人曰：“宫外乐舞之声何来？”侍人曰：“此令尹之新馆也。”文夫人曰：“先君舞干以习武事，以征诸侯，是以朝贡不绝于庭。今楚兵不至中国者十年矣。令尹不图雪耻，而乐舞于未亡人之侧，不亦异乎？”侍人述其言于子元，子元曰：“妇人尚不忘中

原，我反忘之？不伐郑，非丈夫也。”遂发兵车六百乘，自为中军，斗御疆、斗梧建大旆为前队，王孙游、王孙嘉为后队。浩浩荡荡，杀奔郑国而来。郑文公闻楚师大至，急召百官商议。堵叔曰：“楚兵众盛，未可敌也，不如请成。”师叔曰：“吾新与齐盟，齐必来救，且宜坚壁以待之。”世子华年少方刚，请背城一战。叔詹曰：“三人之言，吾取师叔。然以臣愚见，楚兵不久自退。”郑文公曰：“令尹自将，安肯退乎？”叔詹曰：“自楚加兵入国，未有用六百乘者。公子元操必胜之心，欲以媚息夫人耳。夫求胜者，亦必畏败。楚兵若来，臣自有计退之。”正商议间，谍报：“楚师斩桔柈关而进，已破外郭，入纯门，将及逵市。”堵叔曰：“楚兵逼矣，如行成不可，且奔桐邱以避之。”叔詹曰：“无惧也！”乃使甲士埋伏于城内，大开城门，街市百姓来往如常，并无惧色。

斗御疆等前队先到，见如此模样，城上绝无动静，心中疑惑；谓斗梧曰：“郑闲暇如此，必有诡计，哄吾入城，不可轻进，且待令尹来议之。”遂离城五里，扎住营寨。须臾，子元大兵已到，斗御疆等稟知城中如此。子元亲自登高阜处以望郑城，忽见旌旗整肃，甲士林立，看了一回，叹曰：“郑有‘三良’在，其谋叵测，万一失利，何面目见文夫人乎？更探听虚实，方可攻城也。”次日，后队王孙游遣人来报说：“谍探得齐侯同宋、鲁二国诸侯，亲率大军，前来救郑，斗将军等不敢前进，特候军令，准备迎敌。”子元大惊，谓诸将曰：“诸侯若截吾去路，吾腹背受敌，必致损折，吾侵郑及于逵市，可谓全胜矣。”乃暗传号令，人衔枚，马摘铃，是夜拔寨都起。犹恐郑兵追赶，命勿撤军幕，仍建大旆，以疑郑人。大军潜出郑界，乃始鸣钟击鼓，唱凯歌而还。先遣报文夫人曰：“令尹全胜而回矣！”夫人谢曰：“令尹若能歼敌成功，宜宣示国人，以彰明罚，告诸太庙，以慰先王之灵，未亡人何与焉？”子元大惭。楚王熊恽，闻子元不战而还，自是有不悦之意。

却说郑叔詹亲督军士巡城，彻夜不睡，至晓，望见楚幕，指曰：“此空营也楚师遁矣。”众犹未信，问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叔詹曰：“幕乃大将所居，鸣钲设幟，军声震动。今见群鸟栖噪于上，故知其为空幕也。吾度诸侯救兵必至，楚先闻信，是以遁耳！”未几，谍报：“诸侯救兵果到，未及郑境，闻楚师已去，各散回本国去了。”众始服叔詹之智。郑遣使致谢齐侯救援之劳，自此感服齐国，不敢怀贰。

再说楚子元自伐郑无功，内不自安，篡谋益急，欲先通文夫人，然后行事。适文夫人有小恙，子元假称问安，来至王宫，遂移卧具寝处宫中，三日不出，家甲数百，环列宫外。大夫斗廉闻之，闯入宫门，直至卧榻，见子元

方对镜整鬓，让之曰：“此岂人臣栉沐之所耶？令尹宜速退！”子元曰：“此吾家宫室，与射师何与？”斗廉曰：“王侯之贵，弟兄不得通属，令尹虽介弟，亦人臣也。人臣过阙则下，过庙则趋，咳唾其地，犹为不敬，况寝处乎？且寡夫人密迩于此，男女别嫌，令尹岂未闻耶？”子元大怒曰：“楚国之政，在吾掌握，汝何敢多言！”命左右梏其手，拘于庑下，不放出宫。文夫人使侍人告急于斗伯比之子斗谷於菟，使其入宫靖难。斗谷於菟密奏楚王，约会斗梧、斗御疆及其子斗班，半夜率甲以围王宫，将家甲乱砍，众俱惊散。子元方拥宫人醉寝，梦中惊起，仗剑而出，恰遇斗班，亦仗剑而入，子元喝曰：“作乱乃孺子耶！”斗班曰：“我非作乱，特来诛乱者耳。”两下就在宫中争战。不数合，斗御疆、斗梧齐到，子元度不能胜，夺门欲走，被斗班一剑砍下头来，斗谷於菟将斗廉开梏放出，一齐至文夫人寝室之外，稽首问安而退。次早，楚成王熊恽御殿，百官朝见已毕，楚王命灭子元之家，榜其罪状于通衢。髯翁论公子元欲蛊文夫人之事，有诗曰：

堪嗟色胆大于身，不论尊兮不论亲。

莫怪狂且轻动念，楚夫人是息夫人。

却说斗谷於菟之祖曰斗若敖，娶郢子之女，生斗伯比。若敖卒，伯比尚幼，随母居于郢国，往来宫中，郢夫人爱之如子。郢夫人有女与伯比为表兄妹之亲，自小宫中作伴游耍，长亦不禁，遂成私情。郢女有孕，郢夫人方才知觉，乃禁绝伯比，不许入宫，使其女诈称有病，屏居一室。及诞期已满，产下一子，郢夫人潜使侍人用衣服包裹，将出宫外，弃于楚泽之中，意欲瞒过郢子，且不欲扬其女之丑名也。伯比羞惭，与其母归于楚国去讫。其时限子适往梦泽田猎，见泽中有猛虎蹲踞，使左右放箭，箭从旁落，一矢不中，其虎全不动掸。郢子心疑，使人至泽察之，回报：“虎方抱一婴儿，喂之以乳，见人亦不畏避。”郢子曰：“是神物，不可惊之。”猎毕而归，谓夫人曰：“适至梦泽，见一奇事。”夫人问曰：“何事？”郢子遂将猛虎乳儿之事，述了一遍。夫人曰：“夫君不知，此儿乃妾所弃也！”郢子骇然曰：“夫人安得此儿而弃之？”夫人曰：“夫君勿罪。此儿实吾女与斗甥所生，妾恐污吾女之名，故命侍者弃于梦泽。妾闻姜嫄履巨人迹而生子，弃之冰上，飞鸟以翼覆之，姜嫄以为神，收养成人，名之曰弃，官为后稷，遂为周代之祖。此儿既有虎乳之异，必是大贵人也。”郢子从之，使人收回，命其女抚养。逾年，送其女于楚，与斗伯比成亲。楚人乡谈，呼乳曰“谷”，呼虎曰“於菟”，取乳虎为义，名其子曰谷於菟，表字子文。今云梦县有於菟乡，即子文生处也。

谷於菟既长，有安民治国之才，经文纬武之略。父伯比，仕楚为大夫。伯比死，谷於菟嗣为大夫。及子元之死，令尹官缺。楚王欲用斗廉，斗廉辞曰：“方今与楚为敌者，齐也。齐用管仲、宁戚，国富兵强。臣才非管、宁之流明矣。王欲改纪楚政，与中原抗衡，非斗谷於菟不可。”百官齐声保奏：“必须此人，方称其职。”楚王准奏，遂拜斗谷於菟为令尹。楚王曰：“齐用管仲，号为仲父。今谷於菟尊显于楚，亦当字之。”乃呼为子文而不名。周惠王之十三年也。子文既为令尹，倡言曰：“国家之祸，皆由君弱臣强所致。凡百官采邑，皆以半纳还公家。”子文先于斗氏行之，诸人不敢不从。又以郢城南极湘潭，北据汉江，形胜之地，自丹阳徙都之，号曰郢都。治兵训武，进贤任能，以公族屈完为贤，使为大夫，族人斗章才而有智，使与诸斗同治军旅，以其子斗班为申公，楚国大治。

齐桓公闻楚王任贤图治，恐其争胜中原，欲起诸侯之兵伐楚。问管仲，管仲对曰：“楚称王南海，地大兵强，周天子不能制。今又任子文为政，四境安堵，非可以兵威得志也。且君新得诸侯，非有存亡兴灭之德，深入人心，恐诸侯之兵，不为我用。今当益广威德，待时而动，方保万全。”桓公曰：“自我先君报九世之仇，剪灭纪国，奄有其地。鄣为纪附庸，至今未服，寡人欲并灭之，何如？”管仲曰：“鄣虽小国，其先乃太公之支孙，为齐同姓。灭同姓，非义也。君可命王子成父率大军巡视纪城，示以欲伐之状，鄣必畏而来降，是无灭亲之名，而有得地之实矣。”桓公用其策，鄣君果畏惧求降。桓公曰：“仲父之谋，百不失一！”君臣正计议国事，忽近臣来报：“燕国被山戎用兵侵伐，特遣人求救。”管仲曰：“君欲伐楚，必先定戎，戎患既熄，乃可专事于南方矣。”毕竟桓公如何服戎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